



《俗世奇人》(全二册)收录了冯骥才描写清末民初天津卫奇人异士的所有作品。配有同一时代《醒俗画报》刊载的数十幅图画,其内容大至时政要事,小到市井信息,生活气息浓郁,有助于读者感受与认知那个时代。

《俗世奇人》短篇小说集10年前由作家出版社首发,给图书市场和读者奉献了高品质的文化盛宴,精炼老到的文字,鲜活灵动的人物刻画,浓郁的地方特色,受到读者的喜爱。2008年再版时更名为《俗世奇人》(修订版),其中的不少篇章被选入中小学生课本,部分地区将其选入中考必读书目。精美典雅的封面设计及插图,与内文相得益彰,逾130万册的发行量更成为图书市场一道靓丽的风景,是被市场和读者认可的经典版本。

《俗世奇人》(贰)2015年11月由作家出版社首发,是冯骥才继《俗世奇人》(修订版)之后又一部描写清末民初天津卫奇人异士的全新作品,是《俗世奇人》系列作品的第二部。

### 黄金指

黄金指这人有能耐,可是小肚鸡肠,容不得别人更强。你要比他强,他就想着法儿治你,而且想尽法子把你弄死弄伤。

这种人在旁边的地方兴许能成,可到了天津码头上就得栽跟头了。码头藏龙卧虎,能人如林,能人背后有能人,再后边还有更能的人,你知道自己碰上哪个人?

黄金指是白将军家打南边请来帮闲的清客。先不说黄金指,先说白将军——

白将军是武官,官至少将。可是官做大了,就能看出官场的险恶。解甲之后,选中天津的租界作为安身之处;洋楼里有水有电舒服舒服,又是洋人的天下,地方官府管不到,可以平安无事,这便举家搬来。

白将军手里钱多,却酒色赌一样不沾,只好一样——书画。那年头,人要有钱有势,就一准有人捧。你唱几嗓子戏,他们说你是余叔岩;你写几笔烂字,他们称你是华世奎,甚至说华世奎未必如你。于是,白将军就扎进字画退不出身来。经人介绍,结识了一位岭南画家黄金指。

黄金指大名没人问,人家盯着的是他的手指头。因为他作

### 短篇小说集

# 《俗世奇人》(全二册)(节选)

□冯骥才

画不用毛笔,用手指头。那时天津人还没人用手指头画画。手指头像个肉棍儿,没毛,怎么画?人家照样画山画水画花画叶画鸟画马画人画脸画眼画眉画樱桃小口一点点。这种指头画,看画画比看画更好看。白将军叫他在府中住了下来,做了有吃有喝、悠闲享福的清客,还赐给他一个绰号叫“金指”。这绰名令他得意,他姓黄,连起来就更中听:黄金指。从此,你不叫他黄金指,他不理你。

一天,白将军说:“听说天津画画的也有奇人。”

黄金指说:“我听说天津人画寿桃,是脱下裤子,用屁股蘸色坐的。”

白将军只当笑话而已。可是码头上耳朵连着嘴,嘴连着耳朵。三天内这话传遍津门画坛。不久,有人就把话带到白将军这边,说天津画家要跟这位使“爪子”画画的黄金指会面。白将军笑道:“以文会友啊,找一天到我这里来画画。”跟着派人邀请津门画坛名家,一请便知天津能人太多,还都端着架子,不那么好请。最后应邀的只有二位,还都不是本人。一位是一线赵的徒弟钱二爷;一位是自封黄二南的徒弟唐四爷,据说黄二南先生根本不认识他。

钱二爷的本事是画中必有一条一丈二的长线,而且是一笔画出,均匀流畅,状似游丝。唐四爷的能耐是不用毛笔也不用手作画,而是用舌头画,这功夫是津门黄二南先生开创。

黄金指一听就傻了,再一想头冒冷汗。人家一根线一丈多长,自己的指头绝干不成;舌画连听也没听过,只要画得好,指头算嘛?

正道干不成,只有想邪道。他先派人打听这两位怎么画,使嘛法嘛招,然后再想出诡秘的招数叫他们当众出丑,破掉他们。很快他就摸清钱、唐二人底细,针锋相对,想出奇招,又阴又损,一使必胜。黄金指真不是寻常之辈。

白府以文会友这天,好赛做寿,请来好大一帮宾客,个个有头有脸。大厅中央放一张奇大画案,足有两丈长,文房四宝,件件讲究又值钱。待钱、唐二位到,先坐下来饮茶闲说一阵,便起身来到案前准备作画,那阵势好比打擂台,比高低,分雌雄,决生死。

画案已铺好一张丈二匹的夹宣,这次画画预备家伙材料的事,都由黄金指一手操办。看这阵势,明明白白是想先叫钱、唐露丑,自己再上场一显身手。

钱二爷一看二匹,就明白是自己开笔,也不客气走到案前。钱二爷人瘦臂长,先张开细白手掌把纸从左到右轻轻摸一遍,画他这种细线就怕桌子不平纸不平。哪儿不平整,心里要有数。这习惯是黄金指没料到的。钱二爷一摸,心里就咯噔一下。知道黄金指做了手脚,布下陷阱,一丈多长的纸下至少三处放了石子儿。石子儿虽然只有绿豆大小,笔墨一碰就一个疙瘩,必出败笔。他嘴没吭声,面无表情,却都记在心里,只是不叫黄金指知道他已摸出埋伏。

钱二爷这种长线都是在画纸的两端各画一物,然后以线相连。比方这头画一个童子,那头画一个元宝车,中间再画一根拉车的绳索,便是《童子送宝》;这头画一个举着鱼竿的渔翁,那头画一条出水的大红鲤鱼,中间画一根光溜溜的鱼线牵着,就是《年年有余》。今天,钱二爷先使大笔在这头下角画一个扬手举着风车的孩童,那头上角画一只飘飞的风筝,若是再画一条风中的长线,便是《春风得意》了。

只见钱二爷在笔筒中择支长锋羊毫,在砚台里浸足墨,长吸一口气,存在丹田,然后笔落纸上,先在孩童手里的风车上绕几圈,跟着吐出线条,线随笔走,笔随人走,人一步步从左向右,线条乘风而起,既画了风中的线,也画了线上的风;围观的人都屏住气,生怕扰了钱二爷出神入化的线条。这纸下边的小石子在哪儿,也全在钱二爷心里,钱二爷并没叫手中飘飘忽忽的线条过去,而是每到纸下埋伏石子儿的地方,则再提气提笔,顺顺当当不出半点磕绊,不露一丝痕迹,直把手里这根细线送到风筝上,才收住笔,换一口气说:“献丑了。”立即赢得满堂彩。钱二爷拱手答谢,却忘了扭头对黄金指说:“待会儿,您使您那根金指头也给大伙画根线怎样?”

黄金指没答话,好似已经输了一半,只说:“等着唐四爷画完再说。”脸上却隐隐透出点杀气来。他心里对弄垮使舌头画画的唐四爷更有恨。

黄金指叫人把钱二爷的《春风得意》撤下,换上一张八尺生宣。

舌画一艺,天津无人不知,可租界里外边来的人,头次见到。胖胖的唐四爷脸皮亮脑门亮眼睛更亮,他把小半碗淡墨像喝汤喝进嘴里,伸出红红舌头一舔碗心的浓墨,俯下身子,整张脸快贴在纸上,吐舌一舔纸面,一个圆圆的梅花瓣留在纸上,有浓有淡,鲜活滋润,舔五下,一朵小梅花绽放于纸上;只见他,小红舌尖一闪一闪,朵朵梅花在纸上到处开放,甭说这些看客,就是黄金指也呆了。白将军禁不住叫出声:“神了!”这两字叫黄金指差点晕过去。他只盼自己的绝招快快显灵。

唐四爷画得来劲,可愈画愈觉得墨汁里的味道不对,正想着,又觉得味道不在嘴里,在鼻子里。画舌画,弯腰伏胸,口中含墨,吸气全靠鼻子,时间一长,喘气就愈得用力,他嗅出这气味是胡椒味;他眼睛又离着纸近,已经看见纸上有些白色的末末——白胡椒面。他马上明白有人算计他,赶紧把嘴里含的墨水吞进肚里,刚一直身,鼻子眼儿里奇痒,塞一堆小虫子在爬,他心想不好,想忍已经忍不住了,跟着一个喷嚏打出来,霎时间,喷出不少墨点子,哗地落了下来,糟蹋了一张纸一幅画。眼瞧着这是一场败局和闹剧。黄金指心里乐开了花。

众人惊呆。可是只有唐四爷一人若无其事,他端起一碗清水,把嘴里的墨漱干净吐了,再饮一口清水,像雾一样喷出口中,细细淋在纸上,跟着满纸的墨点渐渐变浅,慢慢洇开,好赛满纸的花儿一点点点开。唐四爷又在碟中慢慢调了一些半浓半淡的墨,伸舌蘸墨,俯下腰脊,扭动上身,移动下体,在纸上画出纵横穿插、错落有致的枝干,一株繁花满树的老梅跃然纸上。众人叫好一片,更妙的是唐四爷最后题在画上的诗,借用的正是元代王冕那首梅花诗:吾家洗砚池头树,个个花开淡墨痕。不要夸好颜色,只留清气满乾坤。

白将军欣喜若狂:“唐四爷,刚才您这喷嚏吓死我了。没想到这张画就是用喷嚏打出来的。”

唐四爷微笑道:“这喷嚏在舌画中就是泼墨。”

白将军听过“泼墨”这词,连连称绝,扭头再找黄金指,早没影儿了。

从此,白府里再见不到黄金指,却换了二位清客,就是这一瘦一胖一高一矮的钱、唐二位了。

### 刷子李

码头上的人全是硬碰硬。手艺人靠的是手,手上就必得有

那是一家法制报纸,最早将和平称之为“粉色杀手”,他们是告诉读者,有一个女性,以杀人而活,或是一个专业的女性杀手。没办法,谁让和平是刑事审判庭的庭长呢,偏偏又是个女人,又那么端丽文雅、风姿绰约,这似乎与她从事的职业有点儿天壤之别、难以吻合。一个既漂亮又文雅的女性,怎么能做血淋淋的杀手?其实,这类常规的思维和见解却褊狭了,据科学考证和实践证明,女性更适宜做断案的法官,特别是关乎人命的刑事诉讼。女人先天的细腻、温柔、善解人意,加之关注工作之外的精神生活,以及对当事人的家庭,包括配偶、儿女和父母的兴趣等等,就决定了女人计算罪孽和功德的深度与精密,从而拓宽了审理的广度,也夯实了审理的步履。是的,有了这种矫健的步子和沉稳的节奏,才可能获得准确公正的判决。其实,女人并不只是阴柔与温情,倘若发作起来,那威风是了不得的。就在去年,江西省发生一起重大刑事案件,18名青少年连续遭遇杀害,这个被称为杀人魔王的凶手,就是在和庭长直接审判中被宣判死刑,立即执行的。极刑的判决,透过和平洪亮又庄严的声音,震撼得审判大庭静谧异常,接下来是掌声雷动,审判长和平尖锐的目光,威严的神态,俨然成为另一个女人,与她平日的风貌大相径庭。枪毙杀人魔王的时刻,和庭长就在刑场,这是一种悲愤的场面,愤恨的目光汇成千支利箭,射向杀人凶手,数百名愤慨的身躯,犹如汹涌的洪水,涌流刑场。和平懂得,任何一个正常的生灵都不是孤立的,无辜遭遇杀害,冤魂何以平息?亲人们能不愤怒吗?

这时的和平,俨然一位成竹在胸、指挥若定的将领,有板有眼、因势利导地引导着咆哮的洪流涌入航道。

惩罚恶人,是保护善良;杀了恶人,是为了善良人不被杀,这似乎是和平的天性。当和平还是初中生时,就见识了活生生的好人和坏人。那是一场魔幻般的噩梦,震惊中外的唐山大地震,和平正在梦乡游玩,蓦然,天塌地陷,一家人被埋在废墟中,好在都死里逃生。和平一家可谓全民皆兵,不仅爸爸妈妈是军人,刚够当兵年龄的姐姐也入伍了。当人们从噩梦中醒来,部队已下了命令,凡没有被砸伤致残的士兵,一律编进抢险救灾队列,即使有点轻伤和小毛病的军人,也自告奋勇要去抢险。

爸爸妈妈去抢险了,姐姐也没在家,她在兵

营参加新兵训练。小和平从废墟里扒出了心爱的小提琴,这是音乐老师借给她的,学校里仅有的一把小提琴。小和平是市中学生乐团的首席小提琴。音乐老师鼓励她,毕业后报考音乐学院的附属中等音乐学校,在那里既学音乐,又学普通高中教材,附中毕业后直升音乐学院,音乐学院是培养音乐家的。音乐家,美妙又浪漫的职业,带给人们的是欢乐和愉悦,美好与神往。这时间,无论是中国的冼星海和聂耳,还是世界的莫扎特同贝多芬,都已成为小和平的偶像。和平喜爱音乐,最早是从二胡开始的,许是民族乐器的更易于普及,小和平发现,只有两根弦的二胡竟然能发出千变万化的声音,又是那般悦耳动听,缠绵悠扬,令人心旷神怡,太奇妙了。《二泉映月》曲调虽然悲伤但却美丽,那旋律固然备受煎熬但却蕴含顽强抗争。过大年的美好时刻,大年三十的夜晚,全家人都想听小和平拉的《良宵》,这是刘天华的二胡名曲。当《良宵》的曲子响起时,哪一个时辰有此时此刻美好!是圣洁的音乐,让生活五彩缤纷,其乐无穷。进入音乐学院,做一名音乐家,就成为少女奋斗的目标。

当小和平抱着小提琴走进学校,这里已是房倒屋塌、断壁残垣,传达室的老校工和住在学校宿舍的年轻音乐老师都被倒塌的房屋砸死了,幸存的老师告诉和平,一多半的同学都来不了了,死啦!

怎么会是这样?凭什么呀?为什么要叫这么多无辜的人死啊,特别是音乐老师,无论是他唱歌,还是拉琴,都那么动听,多么有才华啊,还有那么多活蹦乱跳的同学,说见不着就见不着啦,太不公平了。13岁的和平走在大街上,面前是一片废墟,满目疮痍,身着军衣的军人或三五成群,或整个队列在倒塌的楼房处抢救伤者。突然的一幕使小和平惊愕了,也是三五成群的几个人,在废墟里翻腾着,有个光着膀子、只穿个裤头的年轻人,左右胳膊都戴满手表,三伏天气,热得身上冒烟,这人找手表,找被砸死的手表;另一个中年人,拎个旅行包,见值钱的东西就往里装。怎么会这样,人家是在抢救生命,他们却——和平驻足下来观看,对方射来恶毒的目光,小和平拔腿就跑,她害怕那种目光,更怕他们的行为。路过一家大商场,啊!坏啦,怎么有人在拾掇东西,在破败坍塌的商场里,他们不是救人,而是寻找有用的什物,把它们塞进大提包,他们也在掀动倒塌的水泥、钢筋、砖块,只是寻觅的

目标不同。小和平不敢往下看,只有跑了,跑到一个干净、安静的地方,气喘吁吁的小姑娘发出怨言,怎么没人管呢?任凭那些人抢别人的手表,抢商场的东西,人跟人怎么不一样啊!有人救人,有人趁火打劫,这就是好人和坏人的差别吗?她哪里知晓,地震后的城市已经瘫痪了。在没人管的王国里,人的善和人的恶都在自然流溢,特别是丑陋,这时间会脱掉包装,显现原形。

这场切身经历,使小和平萌生一种意识,世上既然有这类人要干坏事,好人能安生吗,能不

绝活。有绝活的,吃荤,亮堂,站在大街中央;没能耐的,吃素,发蔫,靠边待着。这一套可不是谁家定的,它地地道道是码头上的一种活法。自来唱大戏的,都讲究闯天津码头。天津人迷戏也懂戏,眼刁耳尖,褒贬分明。戏唱得好,下边叫好捧场,像见到皇上,不少名角便打天津唱红唱紫、大红大紫;要是稀松平常,要哪没哪,戏唱砸了,下边一准起哄喝倒彩,弄不好茶碗扔上去,茶叶末子沾满戏袍和胡须。天下看戏,哪儿也没天津倒好叫得厉害。您别说不好,这一来也就练出不少能人来。各行各业,全有几个本领齐天的活神仙。刻砖瓦、泥人张、风筝魏、机器王、刷子李等等。天津人好把这种人的姓,和他们拿手擅长的行当连在一起称呼。叫长了,名字反没人知道。只有这一个绰号,在码头上响当当和当当响。

刷子李是河北大街一家营造厂的师傅。专干粉刷一行,别的不干。他要是给您刷好一间屋子,屋里任嘛甭放,单坐着,就赛升天一般美。最让人叫绝的是,他刷浆时必穿一身黑,干完活儿身上绝没有一个白点。别不信!他还给自己立下一个规矩,只要身上有白点,白刷不要钱。倘若没这本事,他不早饿成干儿了?

但这是传说,人信也不会全信。行外的没见过的不信,行内的生气愣说不信。

一年的一天,刷子李收个徒弟叫曹小三。当徒弟的开头都是端茶、点烟、跟在屁股后边提东西。曹小三当然早就听说过师傅那手绝活,一直半信半疑,这回非要亲眼瞧瞧。

那天,头一次跟师傅出去干活,到英租界镇南道给李善人新造的洋房刷浆。到了那儿,刷子李跟管事的人一谈,才知道师傅派头十足。照他的规矩一天只刷一间屋子。这洋楼大小九间屋,得刷九天。干活前,他把随身带的一个四四方方的小包袱打开,果然一身黑衣黑裤,一双黑布鞋。穿上这身黑,就赛跟地上一桶白浆较上了劲。

一间屋子,一个屋顶四面墙,先刷屋顶后刷墙。顶子尤其难刷,蘸了稀溜溜粉浆的板刷往上一举,谁能一滴不掉?一掉准掉在身上。可刷子李一举刷子,就赛没有蘸浆。但刷子划过屋顶,立时匀匀实实一道白,白得透亮,白得清爽。有人说这蘸浆的手法有高招,有人说这调浆的配料有秘密。曹小三哪里看得出来?只见师傅的手臂悠然摆来,悠然摆去,好赛伴着鼓点,和着琴音,每一摆刷,那长长的带浆的毛刷便在墙面“啪”的清脆一响,极是好听。啪啪声里,一道道浆,衔接得天衣无缝,刷过去的墙面,真好比平平整整打开一面雪白的屏障。可是曹小三最关心的还是刷子李身上到底有没有白点。

刷子李干活还有个规矩。每刷完一面墙,必得在凳子上坐一会儿,抽一袋烟,喝一碗茶,再刷下一面墙。此刻,曹小三借着给师傅倒水点烟的机会,拿目光仔细搜索刷子李的全身。每一面墙刷完,他搜索一遍,居然连一个芝麻大小的粉点也没有。他真觉得这身黑色的衣服有种神圣不可侵犯的威严。

可是,当刷子李刷完最后一面墙,坐下来,曹小三给他点烟时,竟然瞧见刷子李裤子上出现一个白点,黄豆大小。黑中白,比白中黑更扎眼。完了!师傅露馅了,他不是神仙,往日传说中那如山般的形象轰然倒去。但他怕师傅难堪,不敢说,也不敢看,忍不住还要扫一眼。

这时候,刷子李忽然朝他说话:

“小三,你瞧见我裤子上的白点了吧?你以为师傅的能耐有假,名气有诈,是吧?傻小子,你再细瞧瞧吧——”

说着,刷子李手指捏着裤子轻轻往上一提,那白点即刻没了,再一松手,白点又出现,奇了!他凑上脸用神再瞧,那白点原是一个小洞!刚才抽烟时不小心烧的。里边的白衬裤打小洞透出来,看上去就跟粉浆落上去的白点一模一样!

刷子李看着曹小三发怔的模样,笑道:

“你以为人家的名气全是虚的?那你是在骗自己。好好学本事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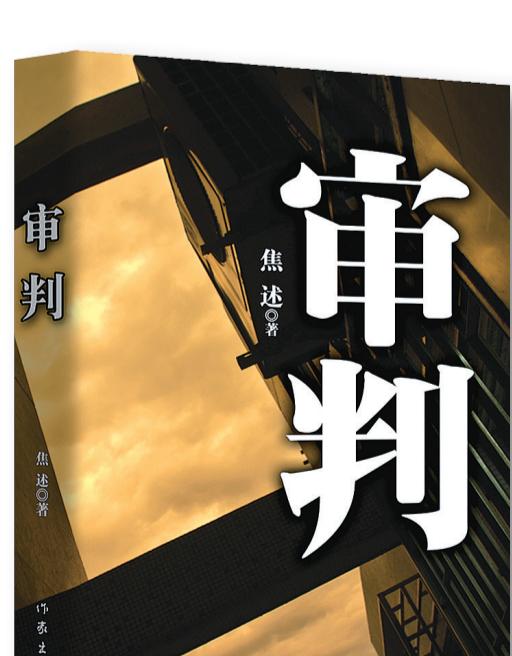
曹小三学徒头一天,见到听到学到的,恐怕别人一辈子也未准明白呢!

(摘自《俗世奇人》,作家出版社出版)

### 长篇小说

# 审判(节选)

□焦述



《审判》:江西省泰阳市的天堂娱乐城发生大火,致死300多人。泰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将其定性为故意纵火案。案件上诉至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祸不单行,大火案血未干,泰阳市又发生了煤矿瓦斯爆炸的恶性事故,又一次酿成群死群伤悲剧。

重重压力之下,尚润田院长决心弄清事实真相,他率高院精兵强将,在泰阳调查研究。尚润田一行受到泰阳市官方热情款待,同时一支极不和谐的